

梅里美 中短篇小说选

[法]普罗斯佩尔·梅里美 著



梅里美

中短篇小说选

[法]普罗斯佩尔·梅里美 著

刘晖 选编

图文编纂 刘晖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梅里美中短篇小说选 / [法]普罗斯佩尔·梅里美著；

刘晖选编.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1

(外国文学名著典藏书系. 图文链接读本 / 盛宁主编)

ISBN 978-7-5059-5302-4

I . 梅… II . ①普… ②余… ③张… III .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

－法国－近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法国－近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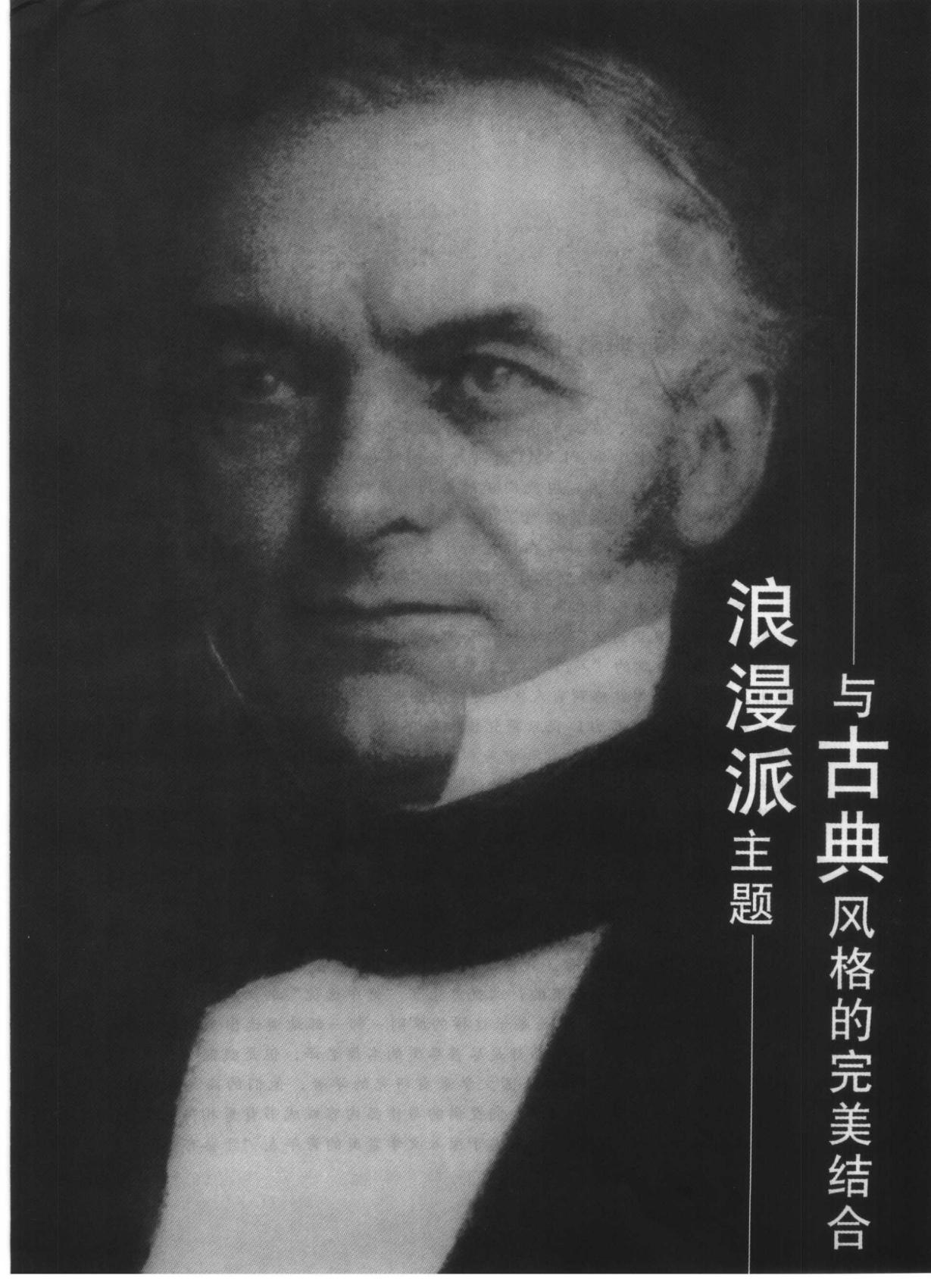
IV .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0881 号

书 名	梅里美中短篇小说选
作 者	[法]普罗斯佩尔·梅里美
编 者	刘晖选编
图文编纂	刘 晖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鄢晓霞
责任校对	李晓丽
责任印制	彭旭东
印 刷	北京智力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960 1/16
印 张	18.25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5302-4
定 价	29.8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与古典风格的完美结合

浪漫派主题

《外国文学名著典藏书系》总序

盛 宁

尽管有人断言，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数字化时代，人的“动感地带”已转到了网络游戏、MP3和FLASH漫画等这些纯粹诉诸感官的领域，高雅的“文学”已成为沉睡的过去。但我们仍然看到，为数众多的对人生有了一点切身感悟的年轻人，终于还是徘徊到了中外文学经典的面前，希冀得到某种大智慧的点拨。英国的大剧作家琼森在评论莎士比亚时曾说过，“他并不囿于一代而临照百世。”看来，文学经典就是这样一种“临照百世”的大智慧。

然而，对于由影视和网络媒体哺育长大、只相信“直觉”和“本能”的新新人类来说，要真正进入“文学”的殿堂，他们的面前却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因为“文学”殿堂的“入门”，是需要具备某种特殊的认知和审美判断力的。此言既出，我几乎立刻就感到有人在一旁暗自窃笑：“都什么年头了，还跟我胡诌什么认知和审美的判断力！我只需凭借我的感觉，只要我觉得好看、好听、好玩，那就足够了。”是的，“认知和审美判断”这一套说辞，在今天的许多人看来的確是太迂腐了。但反过来，这岂不又证明，今天要进入“文学”的殿堂，则已成了一件近乎奢侈的享受。因为要获得这样的一种享受，仅仅凭着一个人的直觉和本能，那是远远不够的。它是必须支付可观的一笔学费——即需要经过一定的训练，具备一定的知识的积累之后，才能获得的一种认知和鉴赏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从另一个角度看，不管又是人逐渐摆脱其生物性的本能、进入文明的一个标志。

那么，也许有人又要说了，即使我有意涉足于“文学”，但现在的图书市场上中外名著经典浩如烟海，我总不能毫无选择地“拾到篮子里就是菜”嘛。的确，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这就产生了“好中选优”的必要。我们这套《外国文学名著典藏书系》，就是基于这样的原则一部一部地遴选出来的。当然，编者无意自诩所选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尽善尽美的名篇名译，但是我们相信，由于所选作品的译者基本上都是对外国文学素有研究的学者，他们的高品位的人文修养，准确而传神的译笔，以及他们提供的与作品内容或成书背景相关的照片、插图和评析性的文字，一定能使有志于深入文学殿堂的青年人“开卷有益”。

《梅里美中短篇小说选》选编者序

刘 晖

喜爱歌剧的人大都知道《卡门》，尤其被追求自由胜过爱情的吉卜赛姑娘卡门的独特魅力所打动。这个别出心裁的艺术形象来自法国作家普罗斯佩尔·梅里美（1803—1870）的同名小说。在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坛，梅里美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文学趣味，这与他所受的教育和生活经历密不可分。梅里美出生于一个有教养的艺术之家，青年时代受到浪漫主义的熏陶和拜伦的影响，与司汤达、雨果、缪塞、德拉克洛瓦等人颇多交往，在英国、西班牙等地长期旅行。一八二五年，他发表了带有浓厚的西班牙风情和神秘色彩的《克拉拉·加苏尔戏剧集》。一八二八年，他发表了历史剧《雅克团》，叙述了十四世纪法国农民奋起反抗封建统治的故事。一八二九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查理九世时代轶事》再现了十六世纪法国国王和教会屠杀宗教改革者新教徒的圣巴托罗缪事件。这两部以历史为题材的作品体现了浪漫主义的影响。但梅里美的天才主要在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上发挥得淋漓尽致，比如《马铁奥·法尔科内》（1829），《塔曼戈》（1829），《古瓶恨》（1830），《炼狱之魂》（1834），《伊尔的女神》（1837），《柯隆巴》（1840），《卡门》（1845），《奥班神甫》（1846）等。一八三四年，梅里美出于对十八世纪的崇尚和七月王朝的好感，担任了历史文物总检察官的职务，经常在法国各地游历。一八四四年，他当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开始出入拿破仑三世的宫廷，成为受第二帝国宠爱的作家。他晚年多病，但仍笔耕不辍，翻译、撰写了许多有关俄罗斯历史的文章，写出了才华不逊当年的中篇小说《熊人洛奇》（1869），《蓝色房间》（1871），《琼玛》（1873），《吕克莱斯夫人街》（1873）。

梅里美的小说追求一种差异的美学。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比如《卡门》中的吉卜赛风情，《柯隆巴》中的科西嘉灵魂，《熊人洛奇》中的立陶宛，《琼玛》中的阿尔及利亚，都体现了时

间和空间的差异性。对梅里美来说，这种差异不仅是异国情调，不仅是形式问题，而是一种思想结构。甚至在他的小说中，有时候，超自然扰乱了自然，使雕像复活（《伊尔的美神》），让人变成熊（《熊人洛奇》），但是它并没有走向纯粹的神奇，它在即将实现时瓦解，即将消失时又复活，这种写法表现了梅里美对自然与文明的一种思考。梅里美在小说中化身为考古学家、全知全能的读者、语言学家或者人种学家，但他并没有以博学代替文学探索，他不断地引人思考：我们如何面对不同的思维方式，人类有无共性，如何看待别人与我们的差异？梅里美对别处和差别的偏好可从两方面解释：一是他想寻找思维方式、文化传统和地域的多样性，体验冒险和征服的乐趣，二是他想打破确定性和偏见，制造智力和叙述的不安全感。梅里美在语言上也别出心裁，他力求简省，小说的节奏从未被心理描写或无端的停顿打乱，简短的句子，简略而紧张的对话，无不与紧凑的叙述吻合。于是文本保留了更多的模糊性，给读者留有更多的思考余地。梅里美小说的魅力就在于与读者进行的智力游戏：“记着当心！”他这样告诫读者。有人责备梅里美的作品冷淡，枯涩，有犬儒主义色彩，但相对于作家提供的微妙的智力乐趣，责备微不足道。正如斯丹达尔将《红与黑》献给“少数幸福的人”，或许只有少数人才能理解他的趣味。

本书选取梅里美六部中短篇小说。《马铁奥·法尔科内》描写了一位豪侠之士因为爱子出卖了被官兵追捕的绿林好汉，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儿子，以匡正义，展现了科西嘉岛古朴粗犷的民风。《古瓶恨》描写了一对上流社会的男女因一只伊特鲁里亚花瓶而产生纠葛和嫉恨，最终导致爱情悲剧，在心理分析方面相当细腻。《伊尔的美神》充满了超自然的神秘氛围，一座从地下挖出的维纳斯雕像竟然复活并夺去了一个新郎的生命。《柯隆巴》则以科西嘉岛上特有的家族仇杀为背景，讲述了美丽坚强、聪明勇敢、善于歌咏的少女柯隆巴鼓动其兄报杀父之仇的故事，表达了作者对远离文明世界的野性的赞赏。《卡门》是梅里美最著名的作品，卡门这个美丽绝伦、桀骜不驯、敢爱敢恨的吉卜赛少女，酷爱自由，为了免受牢狱之苦，引诱押送她的士兵何塞放了她。何塞爱上了她，为她当了走私犯。但何塞生性嫉妒，终于失去了卡门的爱情，卡门宁肯被他杀掉也不愿意继续爱他。何塞与卡门之间的感情冲突也是文明与自然、桎梏与自由的对立，何塞的软弱自私更显示了卡门对自由理想的忠贞。《卡门》是梅里美创作的巅峰。《蓝色房间》颇似一篇充满悬念、扣人心弦的侦探小说，直到最后一刻才真相大白，梅里美的叙述技巧已经达到相当纯熟的地步。尽管这些作品无法反映梅里美创作的全貌，但是读者仍可咀嚼梅里美小说艺术的精华。

目 录

马铁奥·法尔科内 001.....	余中先 译
古瓶恨 017.....	张冠尧 译
伊尔的美神 041.....	张冠尧 译
柯隆巴 073.....	余中先 译
卡门 203.....	余中先 译
蓝色房间 263.....	张冠尧 译

马铁奥·法尔科内

余中先 译

出了韦基奥港¹，往西北，朝海岛的中心走，地势就迅速地升高，沿着弯弯曲曲、坎坎坷坷、时时有巨岩挡路的羊肠小道，走上三个钟头后，便来到了一片十分广阔的丛林²的边缘。丛林是科西嘉牧人和躲避官府的犯人的家园。要知道，科西嘉的农人，为了省却施肥的辛劳，便放火烧他一片树林：如若火焰烧过了范围，那活该倒霉，他们才不管呢；无论如何，他们确信一点，即在大火燎过、树木成灰的这片沃土上播种，必然会有好收成。到了收获季节，他们只割麦穗，麦秆则留在田里，因为，要统统割下就太费劲了。而留在土中的树根并没有死掉，到来年春天，便发芽抽条，生出密密麻麻的枝条来，不消几年，就又长得有七八来尺³高了。人们叫做丛林的，正是这种劫后余生的林木。它包括了各种不同的大小灌木，杂乱无章，纠缠混淆。只有手持利斧，披荆斩棘，才能开出一条通道，说到丛林的枝叶浓密和权柄缠绕，便是灵巧的岩羊也钻不进去。

如若您杀死了人，您就跑到韦基奥港的丛林中去吧，您可以平安无事地在那里活着，只要您带着一杆好枪，还有火药与子弹。不过别忘了，您必须带上一件有风帽的棕色大衣⁴，既当被子，又当裤子。牧人会给您羊奶、奶酪和板栗，您根本用不着担心官府的缉拿和死者亲属的复仇，当然，您进城补充装备的时候，还得小心在意。

18XX年，我在科西嘉的时候，马铁奥·法尔科内的家就在离丛林半里⁵远的地方。他在当地堪称富户，活得很有派，就是说，他什么活都不干，靠着由雇佣的牧人照应的畜群过日子，而那些游荡的牧人，为他山上山下地到处跑，赶着畜群转悠着寻找水草肥美的牧场。当我在那件我将叙述的事情发生两年后见到他时，我觉得他年龄最多只有五十岁。你们不妨想

[1] 韦基奥港，意即“老港”，在法国科西嘉岛的东南部，该地区的交通极不发达。

[2] 原文为斜体。

[3] 指法尺，1尺相当于0.324米。下同。

[4] 皮罗尼。——原注

当地人把羊毛大衣叫做皮罗尼。

[5] 这里的“里”为法里，一里约合四公里。以下同。



梅里美肖像

一八二五年，巴黎出版了一部名为《克拉拉·加楚尔戏剧集》的作品，作者署名为“西班牙著名女演员克拉拉·加楚尔”，译者为莱斯特朗热，作品的前面还附有女演员的小传和肖像。实际上，这本书真正的作者是梅里美，戴着头巾和项链的女演员肖像是梅里美的好友德莱克吕泽根据他的肖像绘制的。这个戏剧集包括《非洲人的爱情》、《女人即魔鬼》、《西班牙人在丹麦》、《天堂与地狱》、《伊莱斯·芒多》五个短剧，内容轻松而略带讽刺，具有异国情调和轻松风格，抛弃了古典主义戏剧的规则，是浪漫主义思潮的产物，在当时受到舆论的好评，这个戏剧集可以说是浪漫主义戏剧的先声。

像一下，这是一个小个子，但却强壮，头发鬈曲，黑如煤玉，鹰钩鼻，薄嘴唇，眼睛大，炯炯有神，脸的肤色如同靴子的里子。他的枪法神奇无比，闻名遐迩，尽管在当地不乏众多的神枪手。比如说吧，马铁奥打岩羊从来不用大粒霰弹，远在一百二十步之外，他一枪命中，说打脑袋就中脑袋，说打肩膀就中肩膀，从不失手。夜晚开枪也同白天一样，百发百中。他的这一本事是别人告诉我的，对从未到过科西嘉的人来说，这种本领兴许令人无法相信。在深夜，人们在八十步开外的地方，放上一枝点燃了的蜡烛，蜡烛前再挡上一张盘子大小的透明纸。他举枪瞄准，然后，一人吹灭蜡烛，再等一分钟，他在漆黑一团中开枪，四次中有三次能打穿透明纸。

这一如此超凡的身手，使马铁奥·法尔科内在地方上享有很大的声誉。人们既视他为好朋友，也看他作危险的敌手：此外，他热心助人，乐善好施，同韦基奥港地区所有的人全都和睦相处。但是，听说在他娶得妻子的科尔特¹，当年他曾毫不客气地杀过一个情敌，而且，这个对手无论在沙场上还是在情场上都是一把出了名的好手。至少，人们都说，马铁奥一枪撂去，就把正对着一面挂在窗前的小镜子刮胡子的那家伙送上了西

天。事情了结后，马铁奥从从容容地结了婚。他妻子朱塞葩先是给他生了三个女儿，这令他十分气恼，最后，总算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福尔图纳托：儿子继承了香火，成了全家的希望。女儿们都嫁了好人家：当丈人在必要时，完全可以指望女婿们两肋插刀，鼎力相助。儿子眼下只有十岁，但已经看得出，将来要成大器。

秋天的一日，马铁奥和他的妻子早早出了门，要去丛林的一处疏朗地巡视放牧的牲畜。小福尔图纳托想跟他们一起去，但疏朗地太远；再说，总要有人留下看家；于是，父亲拒绝了他的要求：我们将看到，他对此会不会后悔。

两口子已经走了好几个钟头了，小福尔图纳托静静地躺在家门前晒太阳，眺望着远处青黛的山岭，心想着，下星期日，他就要进城，去他那位当伍长²的叔叔家吃饭了。突然间，他的遐思被一记清脆的枪响打断。他站起身来，转身朝传来枪声的平原望去。接着，又响起了几记枪声，零零星星，但却越来越近。终于，在从平原通向马铁奥家的小路上，出现了一个男人，头戴一顶山民们常戴的尖顶软帽，一脸大胡子，衣衫褴褛，拄着一杆长枪，艰难地拖着步子走来。他的大腿上刚刚挨了一枪。

这人是一个强盗³，夜里进城购买火药，半路上中了科西嘉轻步兵⁴的埋伏。经一番奋力自卫后，他总算突出重围，但轻步兵穷追不舍，他只得以岩石作掩护，且战且退。追兵离他不远，负伤之躯又不允许他赶在被人追上之前逃入丛林。

他走到福尔图纳托跟前，对他说：

“你是马铁奥·法尔科内的儿子吗？”

“是啊。”

“我是贾奈托·桑皮埃罗。黄领子⁵正在追我呢。
快把我藏起来。因为，我实在走不动了。”

“假如我不经过我父亲的同意就把你藏起来，他会说什么呢？”

“他会说你做得对。”

“谁知道呢？”

“快把我藏起来，他们就要来了。”

“等我父亲回来再说吧。”

“叫我等！这是什么话！五分钟后他们就会赶

[1] 科尔特是科西嘉岛中部一城市。

[2] 伍长在科西嘉原指村民反抗领主时起义的头领。现今，它有时候也用来称呼以财产、以亲戚关系、以顾客而在 pieve 或村镇中行使一定影响，并担任一定行政职务的人。在科西嘉，按照传统习惯，人可以分成五等：贵族（其中一部分是贵人，另一部分是老爷）、伍长、市民、平民、和外乡人。——原注

[3] 这个词在这里与逃犯是同义词。
——原注

[4] 这是近年来由政府建立的一支武装，与宪兵部队共同负责维持治安。
——原注

[5] 当时，轻步兵的军装是褐色的，领子是黄色的。——原注

到。快呀，把我藏起来，不然，我就把你杀了。”

福尔图纳托冷静异常地回答他说：

“你的枪膛是空的，你的腰囊¹中也早就没有子弹了。”

“我还有我的匕首呢。”

“可是，你能跑得过我吗？”他就地一跳，就窜到那人够不着的地方了。

“你不是马铁奥·法尔科内的儿子！你就这样让我在你家门口被他们抓住吗？”

孩子似乎有些动心。

“我要是把你藏起来的话，你会给我什么？”他说着，凑近了一点儿。

强盗往挂在腰带上的一个皮口袋了摸了摸，掏出一枚五法郎的钱币，无疑，这是他用来买火药的钱。福尔图纳托看到银钱，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他一把夺过钱币，对贾奈托说：“什么都不用怕。”

话音未落，他当即就在房屋边的一堆干草堆中扒了一个大洞。贾奈托蜷缩着身子蹲了进去，孩子用干草把他盖住，只留一点点缝隙让他透气，从外表来看，一点儿都看不出这草堆里还藏着一个人。此外，他还想出了一条别出心裁的野蛮计策。他抱来一只母猫和一窝猫崽，把它们放在草堆上，好使人相信，那堆干草好长时间没有人动过了。随后，他看到屋子边的小路上还有血迹，就小心翼翼地拿尘土盖上，这一切干利落后，他又镇定自若地躺下来晒太阳。

几分钟之后，六个身穿黄领子褐色制服的兵，在一个小军官的带领下，来到了马铁奥家的门前。这个小军官还是法尔科内家的远亲。（要知道，在科西嘉，亲戚的范围要比在其他地方广得多。）他名叫提奥多罗·甘巴：这是个十分能干的汉子，强盗们都有些惧他，好几人已被他缉拿归案了。

“你好啊，我的小表侄，” he说道，朝福尔图纳托走来，“瞧你，都长得这么高了呀！他刚才有没有看到走过去一个男人？”

“噢！我还没有长得跟您那么高呢，我的表叔，”孩子回答道，装作一派天真的样子。

“快了，快了。告诉我，你有没有看到走过去一个男人？”

“我有没有看到走过去一个男人？”

“是啊，一个戴着黑绒尖软帽的男人，身上穿的是一件绣着红黄两色条纹的上衣。”



马铁奥·法尔科内

梅里美在富瓦将军的葬礼上

这幅画像是时任《地球报》和《国民报》的编辑大卫·当热于一八三二年绘制的。梅里美更处于人生的关键时刻，他想进入外交领域，但看到政局动荡，便打消了这个念头。他先后在海军部、商业和公共事务部、内务部任职，直到一八三四年他被梯也尔任命为历史文物总检察官，这个职务最终成为他的激情所在，他的生存理由，他的生命支柱。

“一个戴尖软帽的男人，穿一件绣着红黄两色条纹的上衣吗？”

“是啊，快回答，不要老是重复我的问题。”

“今天早晨，神甫先生骑着他那匹叫皮埃罗的马，经过我家门口。他问我爸爸身体好不好，我回答他说……”

“啊！小油条，你敢要滑头！快告诉我说，贾奈托是从哪里走过去的，我们找的不是别人，而是他。我敢肯定，他走的是这一条小路。”

“谁知道呢？”

“谁知道呢？我就是知道，你见过他。”

“一个睡着了的人还能见到有谁路过吗？”

“你没有睡着，无赖；枪声早把你弄醒了。”

“您还以为，我的表叔，你们的枪还能打出那么

[1] 一种皮腰带，可用作子弹盒和钱包。

大的响声啊。我父亲的喇叭口火枪打起来，可比你们的响多了。”

“你给我见鬼去吧！该死的小混蛋！我敢肯定，你一准见到了贾奈托。说不定还把他藏了起来呢。喂，兄弟们，你们进屋去找找，看咱们要抓的人在不在。他只剩下一条爪子了，可这家伙鬼得很，决不会一瘸一拐地逃回丛林。再说，血迹也在这里消失了。”

“爸爸会说什么呢？”福尔图纳托冷笑着问道：“假如他知道了，他不在家时，有人进了他的屋子，他会说什么呢？”

“无赖，”甘巴队长一边说，一边揪住他的耳朵，“你知不知道，要让你改口，全在我的一句话？要是用军刀给你拍上二十下，你没准就会开口了。”

福尔图纳托还是冷笑不已。

“我父亲是马铁奥·法尔科内！”他一字一顿地说。

“你很清楚，小滑头，我可以把你带到科尔特或巴斯蒂亚¹去。我将把你关进监牢，脚上戴上铁镣，睡在草堆上，假如你说不出贾奈托·桑皮埃罗在哪里，我还将在你送上断头台。”

听到这可笑的威胁，孩子哈哈大笑起来。他重复道：“我父亲是马铁奥·法尔科内！”

“队长，”一个轻步兵轻声低语道，“咱们还是别惹马铁奥的为好。”

甘巴显得颇有些尴尬。他跟已经搜查了一遍屋子的士兵们轻轻地交谈了几句。搜查用不了太长时间，因为一个科西嘉人的木板房只有一个正方形的大房间。家具也只有一张桌子、几条长凳、一些柜子、几件打猎和家用的器具。这时候，小福尔图纳托轻轻抚摸着母猫，似乎在幸灾乐祸地取笑那些士兵和他表叔的窘迫样子。

一个士兵走近了干草堆。他看到了母猫，漫不经心地拿刺刀在草堆里捅了捅，耸了耸肩膀，仿佛觉得自己的谨慎有些可笑。没有任何动静。孩子的脸上没有暴露出丝毫异样的激动。

队长和他的手下束手无策，他们已经神情严峻地望着平原的方向，好像准备回头重返原路。这时，头头认定了，威胁对法尔科内的儿子无济于事，便打算使出最后一招，尝试一下哄骗和利诱的手段。

“小表侄，”他说，“我看你真是个机灵的小伙子！你前程远大。但是，你却跟我要滑头。要不是我怕我的表兄马铁奥会伤心，我非把你带走不可，我可什么都不管了！”



“得了吧！”

“但是，等我表兄回来后，我会告诉他实情，为了惩罚你的撒谎，他会用鞭子抽得你流血。”

“您怎么知道？”

“你走着瞧吧……不过，这……做一个乖孩子吧，我要送你一样东西。”

“我的表叔，我嘛，我可要给您一个忠告，假如您再拖延下去，贾奈托就会逃进丛林，到那时，就需要派不止一个像您这样的大胆汉，进里头去搜捕他了。”

队长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块值十埃居²的银表，并注意到，小福尔图纳托看到这块表时，眼睛里直放光芒，便特意晃了晃悬在钢链子上的表，对他说：

“捣蛋鬼！你一定想要一块这样的表，挂在你的脖子上吧，这样，你就可以大摇大摆地走在韦基奥港的街头，骄傲得像一只孔雀；大家伙都会来问你：‘现在几点啦？’你就告诉他们，‘瞧我的表吧。’”

“等我长大了，我的伍长叔叔会给我一块表的。”

“是啊，但是，你叔叔的儿子现在就已经有了一块……只不过，没有我这一块漂亮就是了……要知道，那孩子比你还小呢。”

孩子叹了一口气。

“怎么了，我的小表侄，这块表，你想要吗？”

福尔图纳托用眼角的余光瞅着这块表，就像是一只猫看着送到嘴边的一整只鸡。由于觉得是主人在取笑它，迟疑着不敢伸出爪子，时不时地，它还移开目光，惟恐禁不起那般诱惑；但却始终不停地舔着嘴唇，像是在对主人说：您的玩笑可真残酷啊！

然而，甘巴队长却像是诚心诚意要把表送给他。福尔图纳托没有伸出手来，但却带着一丝苦笑问他：“您为什么要嘲弄我？”³

“我的天哪！我没有嘲弄你。只要你告诉我贾奈托在哪里，这块表就是你的了。”

福尔图纳托露出一丝不甚信任的微笑，黑黑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队长的两眼，竭力想从中看出他说的确实真心话。

“假如在这种条件下，我还不把表给你的话，”队

[1] 巴斯蒂亚是科西嘉西北部的一个城市。

[2] 埃居是法国古钱币名，因为种类繁多，故价值也不一，十埃居在当时约合五十法郎。

[3] Perché me c...? ——原注